

張大千詩文集編

七子集



张大千诗文集编年

荣宝斋出版（北京和外琉璃厂西街19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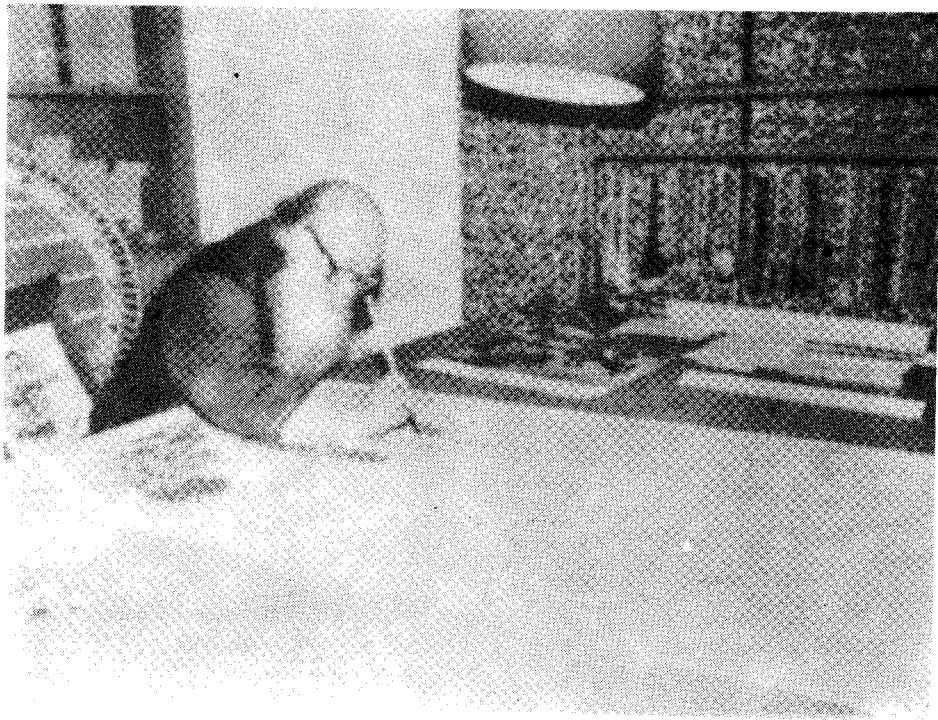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印刷一厂制版印刷

1990年10月第1版 印数0,001—5,000

ISBN 7-5003-0058-1/J·59 定价6.80元



张大千像



大千居士在摩耶精舍作画



摩耶精舍欣见曲柄荷花



摩耶精舍，草木苍莽

六十年代舊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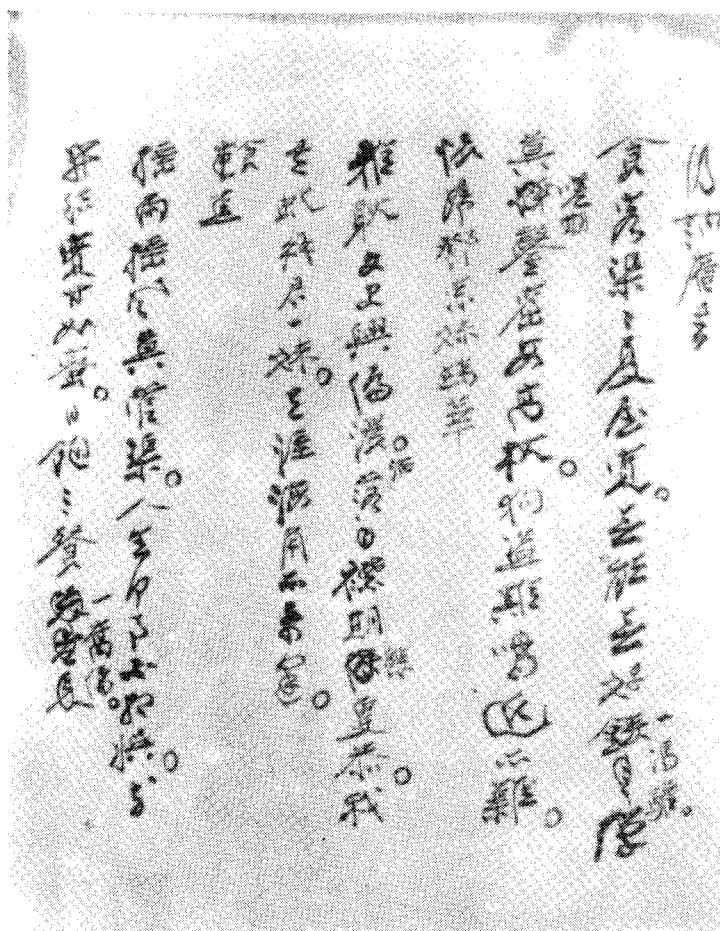
大千

庚寅年

百歲已過半生。少年志高願成。
老來心性淡薄。不尚浮華。五
處。遇見人。國外。無人。人瘦。
人生。不如。人瘦。

張大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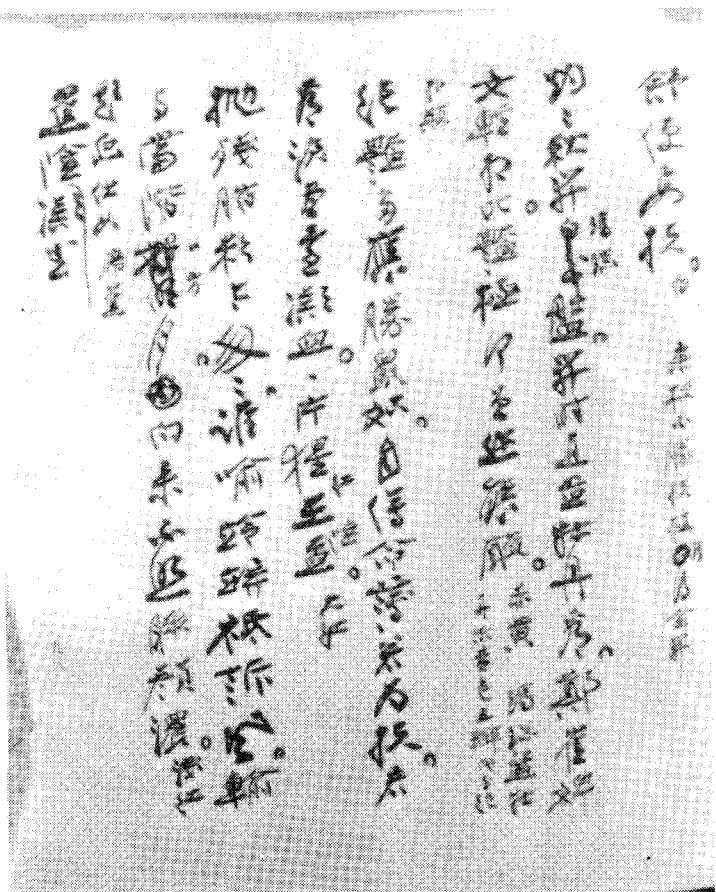
张大千手稿



张大千手稿

人也。故其後世多有忠信
之風。而其子孫。則多以
爲不肖。故其後。又多有
不忠。不孝。不仁。不義。
之輩。蓋其子孫。多不知
其先祖。所以爲然也。

张大千手稿



张大千手稿

是湯少古也
御行天祐十宗光
一章雷卦發之
秦始皇遊天祐上

大明
國朝
詩文
卷之二

谢序

曹兄大铁为吾故友张大千高足，顷来书言，为其师所辑编年诗已就，以予与大千之交，不可无一言。

忆予与大千相识，约当二十四五，大千长予十一岁。因与先兄玉岑初为知交，故亦相识。数十年间，自上海、南京、巴蜀、敦煌、黄山、雁荡，时与相偕，盖聚首之时多，违隔之时鲜。大千美浓髯，纵谈笑，强饮食，并善作羹，尝创以渝州岩鲤与苏州醉蟹作羹，其味清奇独绝，尝戏为之赞：“嫩肥岩鲤跨巴峡，醪汁参羹醉蟹燂，莫遣东西双美并，春来梅子不胜簪。”此其馀事。大千以画名天下，数十年来，为人所称说不衰，当予初识大千时，其画为石涛、八大、浙江、髡残，稍后转入宋元，为黄鹤、为云林、为董源、为巨然、为郭熙、为李唐、马、夏，无不可以望真。逮之敦煌，其风又丕变，则在衣冠裙钗，渐入于唐人之室，盖又不全在于唐人之似而

得其神理。当大千之去国，时予年四十，大千在成都，临行来书言将去印度瞻礼彼邦佛窟，自此遂不相通问，当甲辰之七月，大千在南美得牛耳毫，携至日本制为笔，赠予二管并在管上镌为予挥毫之用，辗转相递，已在十年后。天涯睽隔，故旧情怀，为之惘然者累日，曾报以一诗云：“十年风腕雾双眸，万里思牵到雀头，英气何堪摇五岳，墨痕无奈舞长矛，蛮笺放浪霞成绮，故服飘飖海狎鸥，休问巴山池上雨，白头去日苦方遒。”诗中所谓“蛮笺放浪霞成绮”，即指其后期所创之泼墨泼彩画，其新奇豪纵，彩墨纷华。似此新格，其欲令人惊艳。予与大千交既久，顾未尝以其诗相示，然予固知其能诗也，偶然亦见其一鳞一爪耳。大千卒时年八十四，予亦已七十有三，数十年前尘如梦，噩耗传来，老怀何以堪此，思悼之以辞，久不能成一语，旋得四句，终不能尽所怀，诗云：“应悔平生汗漫游，老亲乡土泪难收（有外客来游成都，临行携成都一握土以送大千，大千见之不觉堕泪）何时脉脉双溪水，并向金牛坝上流。”旋有海外友人见寄其纪念册等，则有《大吉嶺诗稿》及刘太希先生所收集之《大风堂诗》。始得尽见其所为诗词。然犹恐尚未得其全。此包君立民、曹君大铁为辑编年诗之所由作也。顾其诗或清刚峭拔，或明丽芬香，兼而有之。苏东坡词，可以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，但亦有‘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’之缠绵之音。昔予曾为小文论大千画谓“间尝与

人论东坡才情，每叹大千与之相合”，今日读大千之诗若画，将无与东坡论王维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者非耶。

谢雅柳

钱序

大千震烁中外之名画师也，而又以诗词鸣，余识君在癸酉岁，时同客沪，君与余友谢玉岑同寓，两室隔中堂相向，观大千作画，玉岑为之哦诗，至乐也。余为大千题黄山巨幅七古，是岁又应崔望金先生之招，游姑苏，大千亦方去沪，赁屋网师园，又招余宿其画垒，自尔一别，遂阔音问，乙亥岁，玉岑谢世，旋遭世变，大千远游海外，不复奉手矣。

余惟古来画家，往往为诗人而又曼寿，盖得之烟云供养者深，摩诘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尚矣。元明而还，画家工诗者，余尤响往于倪云林，恽南田，金冬心，郑板桥，汤雨生，戴醇士诸家，俱能著墨不多，神韵绝代，犹之论画，逸品斯出能品上焉。大千后出，尽取前人之长而自创新面，隽永深微如其画，今大千门下士曹君大铁与其友包君立民汇之一编示余，亦沉沉伙颐矣，余读之，则在国内所作数十题外，俱旅寓域外时所为，足以荡胸襟，拓视野，而早岁见大千时所作已佚不复睹，斯又不能不深惜也。

大千虽远客天涯乎，其系心宗国，时发之于诗，壬寅客秋津有：“老夫爱好与人异，万卉中无一木樱”之句，此其节概为何等，古所谓可以“使懦夫有立志”者，又岂徒诗中有画而已。

自大千去国，余再过网师园大千作画之簃，已轮奂庄严，蔚成新囿，而大千则于台北北摩耶精舍一瞑不视矣，“画堂旧燕更新燕，知否衰翁一往心”，余甲寅岁过斯园时所赋“鹧鸪天”词句，书以报大铁，盖不止人琴之感而已。

丁卯夏，八十叟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